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一册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目 次

庶民的胜利.....	李大釗	(1)
狂人日記.....	魯 迅	(4)
藥.....	魯 迅	(13)
一件小事.....	魯 迅	(21)
故乡.....	魯 迅	(23)
阿Q正传.....	魯 迅	(32)
我想起了陈涉吳广.....	郭沫若	(67)
好的故事.....	魯 迅	(7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魯 迅	(72)
“友帮惊詫”論.....	魯 迅	(76)
我們不再受騙了.....	魯 迅	(78)
別了，哥哥.....	殷 夫	(80)
血字.....	殷 夫	(81)
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	殷 夫	(82)
給战斗者.....	田 間	(86)
秋夜.....	魯 迅	(92)
在酒樓上.....	魯 迅	(94)
暴风雨之前.....	瞿秋白	(103)
“餓乡紀程”緒言.....	瞿秋白	(105)
那个城.....	瞿秋白	(107)
貢獻于新詩人之前.....	邓中夏	(109)

地球，我的母亲！	郭沫若	(112)
巨炮之教訓	郭沫若	(115)
匪徒頌	郭沫若	(117)
詩的宣言	郭沫若	(119)
黄河与揚子江對話	郭沫若	(120)
黄河与揚子江對話（第二）	郭沫若	(125)
紅艸	聞一多	(127)
忆菊	聞一多	(129)
死水	聞一多	(130)
洗衣歌	聞一多	(131)
送韓伯画往俄国	朱自清	(132)
小輪中的現代	朱自清	(133)
多情	蔣光慈	(135)
中国劳动歌	蔣光慈	(138)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39)
月光曲	田 汉	(147)
駱駝祥子	老 舍	(163)

庶民的胜利

李大釗

我們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熱鬧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們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講一句話，这回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軍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結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义”失敗，民主主义战胜。我們記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們所听見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維主义”咧，“大……主义”咧。我們东方，也有“大亚細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詞出現。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于是两大之間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間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連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隱語，就是仗着自己的強力蹂躪

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胜利，“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内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见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世纪的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胜利。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这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产业，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承，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须经一番苦痛，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怀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

只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微兒。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須知此次平和會議中断，不許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許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議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場會議，恐怕必須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得开成。第四，須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該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盜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飯的人，都是强盜。强盜和强盜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盜，没有什么差异。我們中国人貪惰性成，不是强盜，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搶人家的飯吃，討人家的飯吃。到了世界成了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飯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們这样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說来，我們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應該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諸位呀！快去作工呵！

1918年10月15日

狂人日記

魯迅

某君昆仲，今隨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旧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足跟，曉得他

們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赵貴翁一样，臉色也都鉄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貴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足，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貴翁虽然不認識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們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給紳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时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这么怕，也沒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兒子，嘴里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关了一只鷄鴨。这一件事，越叫我猜不出底細。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戶来告荒，对我大哥說，他們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給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

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摸一样。

想起来，我从頂上直冷到足跟。

他們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話，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薄子，可就难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恶人。我还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諒坏人几句，他便說“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須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从字縫里看出字来，滿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許多字，佃戶說了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飯来，一碗菜，一碗蒸魚；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对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門。

我也不动，研究他們如何摆布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采；他滿眼凶光，

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鏡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来，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实我豈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劊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們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說，“不要乱想。靜靜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靜靜的养！养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們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鎮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們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門，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說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見，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的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們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說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講书的时候，亲口說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个不好的人，他

便說不但該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紀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見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講道理，也胡塗过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罗网，逼我自戕。試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們沒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嗚咽咽的笑声。否則惊吓忧愁死了，虽則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們是只会吃死肉的！——記得什么书上說，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連极大的骨头，都細細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瞞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慣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轉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紀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象真笑。我便問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問他。

“对么？”

“这等事問他甚么。你真会……說笑話。……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們何以竟吃？！”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紅斬新！”

他便变了臉，鉄一般青。睜着眼說，“有許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講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

还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赶紧回过臉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說不出来。大哥，大約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魚鳥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虫子的慚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煮了他兒子，給紂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誰曉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从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从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們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們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减租，你說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变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伙人，赵貴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腦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

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為從來如此，應該吃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抿着嘴冷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伙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
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
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伙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裏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沉沉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沉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是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
人，……”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都是兩頓飯。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

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約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說明，大約也以为应当的了。記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說爷娘生病，做兒子須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請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难見真的人！

十三

沒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四

藥

魯迅

一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烏兰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

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象饥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象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